

魚堂贖言 序目一之五

漢書門			
九	四	七	七
七	一	八	二
類	號	函	架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九	九	四
四	二	七	七
架	冊	號	類

儒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77
冊數	2 (1)
函號	299 136

299-136



三魚堂賸言

三蕉書屋藏板



余歷觀古名臣賢將相
雖其勲榮爛然照耀史
冊然閱異代而其功已
無補於當時則祀典亦
關絕焉若夫道德之儔

淺草文庫

陳序
名教所繫固有與日月
同行垂千百世而不朽
者自唐虞以至今日未
之有易是以志在道德
者功名不足以動其心

而紆青拖紫充詘於富
貴者更無論也松陽先
生德行文章為海內所
矜式其兩宰劇邑惠愛
至今不忘洎乎立朝建

白毅然有古大臣風烈
所尤偉者昌明理學大
振儒風宜乎追膺謚典
崇祀

文廟

兩朝褒錫歷久彌光也先生

大令講義困勉錄諸書
固已彪炳如日星更有
生平襍記賸言或詮理
而發或回事而書片語

兩陣
單詞有裨後學不淺姪
簡庭為先生甥藏弄是
書有年壬戌秋將以付
諸梓人而請序於余余
惟天壤之不朽有三先

生之德在人心先生之
功在史乘至立言其次
也然其言存其德與功
愈足以傳天下而及後
世則是書雖曰賸言尤

宜公諸同好而不第為
一家一邑之私也已回
不辭而為之序昔

乾隆八年歲次癸亥暮
春下浣

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尚

書海寧後學陳世倌題
於蓮宇精舍



文

林藪宇林舍

言新學新學刺世新學

斷關大學士無正將尚



陳序

五

三魚堂賸言目錄

卷第一

計二十條

卷第二

計三十九條

卷第三

計三十二條

卷第四

計二十七條

卷第五

計四十五條

三魚堂賸言目錄

卷第六

計四十二條

卷第七

計二十六條

卷第八

計三十二條

卷第九

計三十七條

卷第十

計一十六條

卷第十一

計二十條

卷第十二

計三十三條

右三魚堂賸言舅氏陸清獻公讀書有得
 暨同人晤語隨手劄記初不立門目濟寶
 藏篋笥潛玩有年竊伏念舅氏生平著述
 板行已多茲書本名日抄未經流布深恐
 緒言餘論鬱而不章爰是重加編次各以
 類分凡十二卷以公當世乾隆六年辛酉
 十一月甥陳濟百拜謹識

清獻公傳畧

公姓陸諱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伯父燦崇禎
甲戌進士為濟南府司李闔門殉節父諱標錫字
叔因邑庠生前母鍾孺人繼曹孺人實生公公年
六歲入小學師見其端重不佻即以大器卜之十
四歲丁母曹孺人憂擗踊哀痛不異成人見者無
不歎息感動康熙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兩為
縣今入為侍御史終於家公生於明季羣言淆亂
之後嘉隆以來陽儒陰釋之學諸儒罕能剖其同
異日浸月淫以為世道人心害公於是時獨慨然
以為已任刮磨洗剔歸於大醇其為學一宗朱子

博觀約取精思力踐有體有用不為空言年二十
餘下帷讀書自謂得其要領因曰大丈夫生斯世
攬轡澄清非異人任今日之憂豈為溫飽哉又嘗
作銘以自警曰生者待汝養死者待汝葬天下後
世待汝治汝無或輕爾身以殉無涯之慾而喪厥
志乙卯秋釋褐江南嘉定縣知縣有大賈汪姓者
素交結長吏橫行邑中其僕奪賣薪者妻前令曲
庇之至是賣薪者來控汪不能匿勒還賣薪者妻
汪大恐令所識探意公曰法為怙終者設也人無
不可自新何恐焉汪感泣改過大場鎮民有兄貧
貸弟不應舁弟物去弟賄巡檢司以盜報訊之乃

其弟婦翁所為遂痛懲之呼弟曰彼兄也乃以為
盜不悌也責之呼兄曰汝為長不能自立陷弟不
悌亦責之咸感服而去有告子不孝者公自訟曰
我德薄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曉譬父子俱泣乃
遣之有富家欲重懲貧民署其牘曰富人之體面
固體面貧人之肌膚亦肌膚也後富家懷德輸課
獨先又金氏女幼孤育於舅氏陳生其族人販賣
於旗下陳訟之令不能為力也候其來取地方官
印結即捐俸入具文申請卒歸陳生其後東江俞
倩述練川遺愛云涖政之初自朝至夕齋莊嚴肅
言笑不以假人羣下望若神明然處事和平發言

詳審人又服而愛之此公之嚴法度也四鼓而起
簽書待旦辰出理事或至日旰不食夜深而息規
畫明發諸務事無留滯一義未安終夜不寐此公
之勤政事也於催科初限悉進而命之曰錢糧者
朝廷之國課非縣官之私蓄爾民能急公身家快
樂縣官亦得安逸有工夫行好事以加於百姓與
爾非怨讎何苦日行杖責况一杖責必私與皂役
杖錢若僱人代比又當與催錢二者皆虛費而有
欠糧受責之名何不省此以湊正數則爾我俱安
從此傳聞四野雲集響應此公之善催科也見百
姓則告以民義之所當為遇士子則勸勉學以希

聖賢見農夫則勸力耕以供俯仰值工作則告以
精專遇商賈則告以平價公取與有宦家子得罪
延其父堂上而扑之曰我與爾父友朋也爾猶子
弟也子弟而不肖不可以不責此公之廣教化也
禁酬賽及梨園此公之正風俗也練川故多妄訟
公虛心詳慎民始不敢欺胥吏足跡不至村落此
公之神聽斷也有人嫌壻貧而餽金求絕婚者公
受之即以金子其壻曰壻不貧矣卒嫁之此公之
絕苞苴也吳下文風日趨淳詭心術既已卑汚文
字亦成靡濫公謂作文所以明理論文所以觀德
故每與士子言無非此旨此公之興士行也會福

建按察使缺

上命選天下賢能愛民之官不拘資格擢用都御史魏象樞素不識公即具疏薦而巡撫慕天顏與公齟齬疏請更調部議引才力不及例降級調用丁巳春以盜案落職先是邑民張姓與汪姓訐訟汪適遇盜被傷謂家人曰張遣殺我其弟遂以讐殺訟公疑小隙無殺理而察張亦非殺人者因以是盜是讐未可遽定報而俟緝得真盜定擬部遂引諱盜例革職尋獲真盜七人獻上人謂公盍辨諸公曰邑有盜長吏宜有罪我何辨焉遂解任去許自俊作公歸集序曰公將出署九鄉二十都之

民夜半羣呼入邑填滿街衢公出示苦禁父老承公意揮衆籃輿甫及中雷哭聲大震旅進旅退者數四既恐病公乃共掖公入邸男婦萬餘環泣不去次日四郊諸鎮各迎長生位一時剖劂丹漆匠氏無有寧晷旬日間村各有祠墅各為位琴瑟鼓樂俎豆揚旛賁於原野有楊筆客者僑於此大呼犴走逢人九頓約請留公有唐老人負版帶索募助急公有育兒助公完課錢聞公聲音喜而去朱宗王謳思紀畧曰自公解職迄今父老子弟田牧販婦或流想支頤或呼天怨尤或相向敘述廉明軼事不覺涕下交頤皆實錄也已未

上諭廷臣各舉廉吏魏御史特疏舉十人公其一也時公丁父憂癸亥服闋補直隸靈壽縣知縣靈壽北枕太行南濱滹沱水衝沙歷旱澇頻仍公務在與民休息有自陳八款言皆實政始終力行一到任不用地方夫役公廨自行修緝以大義勸民急公不事敲扑火耗槩為革除一知雜派之累民凡地方公事力請減省其不可減者捐備一禁飭當舖止許依律取息革一切無名牙稅一見健訟為民害不輕准一詞每就其投告開譬以孝弟忠信講明鄉約冀消磨其舊習一嚴禁賭博清查保甲以杜盜源一訓誡諸生不得重文輕行一因地

瘠民貧疊遭水旱故謹守治道清淨之意弊必去其太甚法多因其人情土俗不敢驟為更張考衛水源流旋令疏濬以興水利見守道請免灰車灰車者大內所燕之灰例派畿內之邑役車運出靈邑小至派五輛較大邑反多經年盤費約六七百金前任董子祈申請免替不得公再三力請監司卒不允至乞叅罷以紓民力始許減二輛至乙丑三月始獲允行

駕幸五臺山撫臣格爾古德迎見

上問地方有何好官格以公對江南總督于成龍卒

上諭諸臣有清操如于成龍者公議奏聞九卿遂
公舉直撫格爾古德郎中蘇赫范承勳學道趙崙
知府崔華張鵬翮及公凡七人權知平山縣已而
以公事入都同年徐乾學具述大學士明珠向慕
意公以縣務倥傯不敢久留京師為辭越一日即
回靈壽春日賑饑有斂財演劇者切責為首人以
所斂財買米施粥定為日期簿書之暇輒至學聽
諸生講書有欲質疑問難者以次進接至午而散
此松陽講義所自始也試卷畧加批點不分高下
仿程子改試為課之意公聞阜平不用里長點糧
多者為單首謂其法甚良遂革里長以編審人丁

缺額詳請叅罷曰靈邑人丁舊額一萬四千零因
編審者惟恐部駁必求足額且必求其稍溢而後
已故逃絕俱不敢除而攤派于現存之戶溝中之
瘠猶是冊上之丁黃口之兒已入追呼之籍加以
屢歲荒旱現在之民不能自給而又責其包賠所
以民生日蹙審編之際有雖逃而有着落可招撫
者有雖亡而有地產遺下即量加於承受之人者
有孩童而有產業者及窮而垂斃者皆不准除而
應增之數不足以抵刪去之數若照舊攤派一點
良心不肯自昧又曰縣官平日失於撫綏以至戶
口缺額聽候上臺處分以為溺職之戒靈壽連年

清獻公傳畧
六
被災他邑懼大吏駁勘匿不申報獨公力為陳情
屢撓大吏怒不顧也公嘗議覆均甲大畧謂均役
之法江南錢糧浩繁里甲多寡參差難於按算故
均里均役誠為善政靈邑錢糧無多若行均甲之
法必割彼補此不惟滋擾反生弊端且民間交易
無常數年過割依舊參差求其畫一必費周旋又
曰均里均役大抵從行差不均豪強包攬起見但
行差有二其條鞭內之行差照畝科算元無不均
至額外之行差如軍需採辦一切例不准奏銷者
皆私派諸民名為設法無礙不過掩耳盜鈴之計
此等州縣官不能行之於紳衿故包攬生而不均

實甚今百姓之苦只在私派有私派則有包攬如
不能清私派之源即日易一法弊仍如故應令賦
繁之地稽覈為難者聽行均役之法以便清查賦
簡之地聽其仍舊以省紛擾而嚴查包攬禁止濫
派又詳請量減額稅曰靈邑房地額稅七十兩康
熙十五年增十五兩征收之法民間交易價值每
兩三分靈邑苦瘠每畝值一二錢民住草房價更
無幾以致稅不及額分派里下今不敢違例派民
悉由捐解但捐墊亦不可為常必仍至累民詳請
量減云云一宦家失盜吏白申文不當用強劫字
公不欲隱忍含糊竟以劫盜報郡守恐其累已捉

吏痛責公不為動未幾獲盜將成獄矣大中丞命
改為竊郡守急傳諭奉行公寧以誠去官卒不改
郡守囑失主游移其辭乃取盜之巨慙杖斃之公
惻然謂盜有可殺之罪而殺之不以其法其剛毅
類如此井陘縣蒼巖山俗傳為天女修道之所土
人於春時聚眾斂財製紙山坐神像其上謂之駕
舁至山焚之時為首者乃一隸公令舁入焚于庭
罰所斂財修馬神廟因禁止進香庚午春奉
命賑饑靈邑發銀三千兩公日裹糧馳驅深山窮
谷無所不到審其眾寡而酌給焉吏胥不敢有所
侵冒時刺史約以二千金及民其餘繳上官為勘

荒費公以此銀乃加惠窮黎者有司扣作虛費是
上負

朝廷下欺百姓也竟盡數給發鄰邑有已散而復
追者公毅然不為動時科道負缺

上諭九卿各舉所知總憲陳廷敬以公特薦公謝
事時猶申請緩征及房地稅減額并上官供應宜
永遠革除又貯倉米穀須不時借放等事瀕行邑
民哭送者數萬人八月試四川道監察御史協理
山東道事直撫于成龍入為總憲語公曰二十五
年我曾疏薦由余國柱沮之每巡撫出京即叮嚀
如此人毋得登薦剡上畿輔民情疏其略曰臣官

畿輔久知畿輔之民情邊山一帶荒多熟少賴
皇上加意撫綏僅延殘喘惟

皇上常持此心恩已厚而不嫌更厚心已周而不
嫌更周庶乎家給人足猶有可望至目前所當議
者上年荒旱奉

上諭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錢糧盡行蠲免後奉
部議分別不概准蠲撫臣不得已題請帶徵然既
徵其新復徵其舊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伏

乾清宮面奏

上呼近前曰陸御史奏章自為之耶抑使他人代
為之公謹對曰疏出臣手不敢以假人

上稱善再三顧左右曰即發抄終格于部議尋奉
特旨盡行蠲免湖廣督臣題請湖南巡撫在任守
制公以疏論曰臣辦事衙門會議湖南巡撫于養
志在任守制一事昌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
違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恠之夫治天下之不可
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
下當太平之時湖南非用武之地無藉乎在任守
制易明也在廷諸臣沐浴於

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
知議者以養志為何如人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
使之在任守制矣其賢者耶則必不肯在任守制

矣此端一開人心風俗關係非淺時廷議無異辭
獨公抗疏言之蒙報

可會審捐納頂替事有富人某以千金頂捐縣缺
所給部照他人得之某遂以途中失去報縣比掣
籤兩人俱至因發臺省會鞠或謂某出銀宜得官
公曰今日正宜澄清仕路出銀頂替豈得無罪兩
人並依律定罪又上疏請速停捐納保舉略曰捐
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
開復恐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
維之近因邊地運送草豆并保舉而亦許之則與

正塗無復分別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若保舉
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亦可捐納而得也亦不待辨
而知其不可矣若夫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
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
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臣更有請者近日捐納
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叅劾者夫既以
捐納出身又不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下可知使
之久踞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幾何矣故保舉之
限期更當酌定伏乞

敕部查一切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
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道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

可安矣奉

旨九卿會議時主議者迫令改議而公執持愈堅乃指為阻誤軍務擬革職發奉天安插同僚或勸公挽回眾怒公笑曰奉天亦可讀書也

上竟弗罪公頃之

命巡視北城計公任臺職僅一年知無不言遭遇聖祖仁皇帝聖明優容至再然始終一節特立不回逮是試俸已滿例有甄別都察院擬公不稱職對品調用由是歸明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卒年六十有三又明年冬有提督江南學政之命大學士王熙奏陸某已故

上曰何不啟奏對曰七品以下在籍身故無啟奏之例

上嗟歎久之曰本朝如此人更不可多得公一生忠鯁歿後獲知

君上猶如此

世宗憲皇帝詔從祀

先聖廟廷

今上特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謚曰清獻子定徵宸徵定徵先公卒孫五人申昌申賢申義申憲申讓先耐菴府君於公為妹壻時時道公生平濟側聞庭訓用敢粗述梗概云

乾隆六年辛酉十一月甥陳濟百拜撰

三魚堂賸言卷第一

金山陳濟簡庭編校

閱天原發微鮑寧辨正曰朱子易本義以陰陽之
變解易字以陰陽之理名太極則太極為易之本
明矣節齋蔡氏謂易乃太極之所自出又解易字
作無極字則易反在太極之先矣豈不大乖乎節
齋又云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
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亦非朱子太極無不在
之意而未知理氣本無先後也節齋又謂陰靜陽
動靜者常偏居動者常去來與周子一動一靜互
為其根之旨亦不同而天原發微皆承其謬而未

太極在陰陽之內語似無
病

三石堂易言卷一
之正辨正極有功於發微 偶思乾南坤北而交
則應乾北坤南然後天方位乾西北坤西南各退
位居之者想是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怕處其盛之
意

雲峰胡氏云朱子嘗欲於方圓圖內取出方圖在
外庶圓圖虛中以象太極然愚意取出方圖固足
以見太極之虛置一方圖于內尤足以見太極之
虛而實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凡一事便有三百八十四樣
看這事做的是何人這箇人所處是何位所遇是
何時

看復卦咸卦見朱子於復卦象註曰安靜以養微
陽也於咸卦初爻註曰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
宜靜而不宜動也復之安靜是言初動之時宜靜
以養之咸之宜靜是言當動之際宜靜以審之皆
是周子主靜中意而周子之主靜則又不止於此
也

臯陶言載采采第一箇采字即是視其所以第二
箇采字便有觀由察安

大禹思日孜孜躬陳治水之績不以為嫌與趙充
國不用浩星賜之計同一老臣保治之志

看徐九一書經大全禹貢恒衛既從註唐割鹿城

置鹿渾縣渾似當作澤又邢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邢似當作祁查一統志可見
孫北海禹貢考謂碣石現在永平未嘗淪入于海此似其獨得之見夏彝仲禹貢注亦未之知也
禹疏九河當時必更有蓄泄之法蓋河者不可不分亦不可分者也勢盛而易潰分則流緩而沙淤故分亦決不分亦決者也禹既疏九河必立蓄泄之法如今之閘座然水大則通之以殺其勢水緩則閉之而勿分其力三代以下守其法所以無河患後世廢之則潰決而不可為矣愚因潘季馴之治河而悟及于此

中庸之二為精一之是罷
真西山之修也

閔咸有一德蔡註恍然有悟予向疑一貫之旨孔門自曾子而外不輕以示人而伊尹輒以告太甲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得無疑其躡等無序乎細玩毋自廣以狹人之註然後知其用功之要全在乎此而所謂協于克一者乃是教以立志必期至矣。夫子告哀公曰所以行之者一亦是此意而必繼之曰凡事豫則立又繼之以擇善固執皆是下手工夫
講麟之趾振振公子見得公子之氣習是最難仁厚的此不是文王后妃之德不能到此

騶虞壹發五祀朱傳於庶類繁殖見其仁註疏以
不盡殺見其仁不如朱傳之大
看左傳伶州鳩論景王鑄大鐘悟詩所云無田甫
田惟秀驕驕即是此理若讀書人不知循序漸進
之法便為伶州鳩甫田詩人所譏
看唐風山有樞講章云忌作晉人曠達語乃知此
詩與古詩所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
夜長何不秉燭遊大相遠蓋惟恐儉不中禮則虛
過一生急欲自範於禮有朝聞夕死可矣之意是
相勉以好樂無荒之樂非相勉以衣裳楚楚之樂
不是要及時行樂是要及時行禮正所謂憂深思

遠也蟋蟀之憂深思遠蓋惟恐解其拘者或失於
縱廣其儉者或荒於奢山樞之憂深思遠則又鞭
策之使急歸於不拘不縱不儉不奢之域也有蟋
蟀之憂則不至於矯枉過正矣有山樞之憂則不
至於因循不斷矣他人是愉亦不是怕落他人手
亦是恐他人矯我之枉遂至于奢縱

看詩變伐大商朱子以順天命解變字註疏則以
國語伶州鳩之言五位三所者解之便如今星家
之講命一般是漢儒之不如宋儒處

詩序乃錢鏐奄觀銍艾錢以啓土鏘以去草銍以
獲稻錢又謂之鉞又作鋏又即甫蓋即今南方所

如此理窟恐非詩人之意

謂鐮也鑄又謂之鋤又作鉏今南北皆謂之鋤但南狹而北濶耳銍又謂之鎌錢鑄銍皆在耒耜之外今之犁乃耒耜之變古人不用牛耕故不曰犁而曰耒耜見周禮匠人註疏 按今犁頭鐵器及下種之器名樓者其頭上樓北人皆謂之鐮然則鉞與鐮即耒與耜三才圖會下種器名樓車絲衣章朱子既不依註疏釋祭之說而門堂二字尚仍註疏之舊而偶耒改蓋正祭省器在廟堂不於門堂見詩經說約顧麟士亦引魯詩世學甚矣偽書之易悞人也

明舒芬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又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為本周禮為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舒氏尊周禮是也而以此抑儀禮則過矣其尊周子而貶程子亦是此病

三禮之貴儀禮不易之論周禮在信疑之間舒說非是

三魚堂臚言卷第一

三魚堂臚言卷第二

金山陳濟簡庭編校

看左傳疏孔穎達序謂賈逵服虔之徒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方鑿員柎杜元凱左氏集解專取邱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以膠投漆愚因思今日講程朱之學而雜取象山陽明之說是猶賈服之訓左傳也

又杜序疏云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修改因魯史成文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為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

義例者惟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二條以外皆無義例公羊穀梁之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于二傳橫為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又曰春秋無日無月者十有四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此皆說得最是

周禮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孔疏謂諸侯無內外史然劉炫引康誥太史友內史友似諸侯有內史矣則曰徧舉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又季孫召外

史掌惡臣言外史似有內史矣則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當是小史南史外史非官名也又左史右史亦非史官之名也皆能自伸其說藝文志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二文不同孔疏以陰陽動靜之理推之而主玉藻又云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

又疏云春秋之文詳略不等螟螽蜚蠊皆害物之蟲蜚蠊言有螟螽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某歸或言歸自某晉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

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
此亦去了許多葛藤

杜序謂發傳之體有三疏云是發凡正例新意變
例歸趣非例三者所云發凡正例者傳稱凡者五
十先儒多云邱明以意作傳無新舊之例惟杜則
云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所云變意新
例者經文顯者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傳闡使明
著有自發大義者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皆是
新意所謂歸趣非例者經無義例不著善惡故傳
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此三者括
盡春秋之大綱

又杜序云為例之情有五疏云五曰懲惡而勸善
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顯之條
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先儒發例如此者甚
多朱子於戒慎恐懼中提出慎獨即此意也

杜氏駁去素王素臣黜周王魯之說最有功於春
秋

春王正月之說當折衷於程朱是周正非夏正
吳志尹春王正月辨三篇大意謂春秋自主周正
若周禮則以夏正雜周正詩歌所詠則如今人稱
攝提孟陬等語不泥昭代時令安得以周禮幽風
而并疑左傳春秋諸書乎又謂商周改時月秦改

三傳堂臆言卷二
歲始不改時月亦不得強合而一之以致彼此交
疑其言商亦改時月者則據梓慎云于夏為三月
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漢律厯志云夏為十月
商為十一月陳寵云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
春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已至人以
為正夏以為春有此數據則殷之改時改月可知
書之言惟元祀十有二月者今子月耳即位宜於
歲首而不於歲首未踰年不應改元而改元則夏
忠商質亦難以周禮証夏商也若夫秦則改年始
而不改時月以閏月為後九月史記確有所據而
文穎顏師古輩泥商周改月之見更謂秦以十月

為正月若史家所載皆太初時追改非當時本稱
則又拘矣其論甚辨然吾謂梓慎陳寵之言或以
夏周之時月而遙推商之時月亦未可知難定謂
改時改月商周則同踰年改元商周則異總之古
事難以臆斷也

孔疏論鄭伯克段只譏其失教而以處心積慮之
說為非最是覺伯恭博議未免過當

閱杜註弔生不及哀疏中詳言其既葬除喪之意
此杜註之最差處

隱三年日食條下引襄廿二年九月十月皆日食
廿四年七月八月皆日食註疏皆不能言其故此

誠不可解

註疏曲沃即聞喜也而今則曲沃聞喜為二縣翼
即絳也而今則翼城絳州為一州一縣又按疏唐
叔始封在太原晉陽縣則今之太原府也成侯徙
曲沃穆侯徙絳則今之絳州其後又遷新田則今
之絳縣皆在平陽府蓋益遷而西南去始封之都
甚遠

孔疏論董狐書法不隱孔子稱為良史而春秋魯
君見弑左氏以為諱國惡禮也見仁非一塗此論
亦最是 僖元年諱國惡下孔疏說得此意尤精
閱孔疏論桓不書王穀梁以為桓無王故不書王

杜氏以為王不頒麻故不書王劉炫以為闕文三
說未敢定為孰是但劉據襄二十七年哀十二年
傳稱司麻過也杜氏釋例皆指為魯司麻似麻非
王朝所班且子朝之亂王位且未定何能班麻而
亦書王駁得甚是孔氏則又以為麻或諸侯所為
亦遙稟天子正朔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人所
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
同書日之限辨得亦最好

桓三年日食孔疏論所以食之故未甚明查通考
交食之法自隋以前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
問內外入限便食惟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為日

行黃道月行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
經黃道謂之交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則食多
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
食多不驗孔氏去隋尚近者來猶未通此法其云
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
下北高則食起于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
於高此恐亦未確 昭七年疏云每一百七十三
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可見孔
氏尚未知張胄元之法
有年大有年之書先儒云桓宣不宜有而有杜孔
皆不主此說頗覺平正

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此是以夏時言觀桓四
年春公狩于郎經傳可見杜註亦云田狩從夏時
桓五年州公如曹疏引鄭立云殷地三等百里七
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
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
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
小爵卑而國大者爵尊國小蓋指州公虞公也此
一段大抵欲調停王制周禮之異同也然尚說得
未明因其言推之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初封
之制也五百至百里者黜陟之制也公侯之地百
里有功則可加至五百里四百里伯七十里有功

則可加至三百里子男五十里有功則可加至二百一
百里若如州虞之屬未嘗加者仍其始封之地而已

閱孔疏論啓蟄而郊明堂位言周之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為常又鄭立註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于圜邱者祭天皇帝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者祭五德之帝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

帝曰叶光紀魯無冬至之祭惟祭靈威仰焉惟鄭立立此為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言天體惟一安得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註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觀此可見註一書必知此書之來歷

查一統志雲夢澤在德安之安陸縣南五十里又云在荊門州北連德安府雲夢界考此二處去江尚遠不知何以古云跨江南北 查德安亦古江

夏地故註云在江夏安陸枝江華容以地勢言之
則雲夢又在洞庭之西

閱左傳鄧曼論楚子一段有感於持盈之道向讀
所謂余心蕩者未知如何謂之蕩杜註謂蕩動散
也動散二字與主一無適正相反臨事而思慮散
亂不能專一是之謂蕩非必荒淫放佚然後為蕩
也然以為盈而蕩者則又何故夫思慮散亂之人
必隱然有一段自滿之意若以目前之事為不難
而旁思橫想浸淫至于不可收拾非精神耗散而
喪身則謀為顛倒而僨事然則鄧曼何不於王前
一言提醒使之收拾其心以幹大事而惟退而竊

歎也曰鄧曼亦必言之而史不及詳然亦知雖言
之而非一時所能收拾甚矣盈之為害也蓋楚子
之心蕩亦猶莫敖之舉趾高也然莫敖之病浮可
以威救之楚子之病深非一時箴儆所能愈惜乎
鄧曼不能見之於早至于此而後知之也

莊二十五年日食孔疏云古之曆書亡矣漢興以
來草創其術三統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
而日月交會近世為曆者皆以為一百七十二日
有餘而日一食觀此條益知孔疏猶未達隋張胄
元交食之法

莊二十六年晉士蔦為大司空孔疏云晉自文公

以後世為盟主征伐諸國卿以軍將為名司空非復卿官故文二年司空士毅非卿也雖則非卿職掌不異成十八年傳曰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蒞之法是其典事同也觀此知當時官制變革名同實異 成二年晉司馬司空皆受一命之服疏云司馬司空本是卿官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為號其司馬司空皆為大夫之官 孔疏以筮短龜長為卜人假託之詞而非正理最是又云臭是氣之總名原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為香故專以惡氣為臭說臭字亦最明 僖九年甲子晉侯詭諸卒孔疏云春秋之世史失

其守赴告之文多違禮制計諸侯之薨當以其薨之月日告于隣國隱三年傳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是赴者妄稱日也襄二十八年傳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子告故書之是元赴不以日被問乃稱日也文十四年傳曰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是赴者不言死月魯史不復審問即書以來告之月也此甲子晉侯卒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惟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戊辰後也按此外如晉惠公卒于僖二十三年九月而經書于二十四年之冬孔疏

皆云是因赴告而然顧寧人乃據僖五年殺太子
申生九年弑卓子十年殺平鄭十五年戰韓原經
傳日月錯互謂是晉用夏正恐不其然雖有竹書
紀年之証然竹書恐是偽作
味韓簡對晉惠之言見著龜能知吉凶不能變吉
凶味內史叔興論宋襄之言知災異由陰陽而見
不由陰陽而生皆卓然明理之言叔興之言服虔
劉炫所解勝於杜氏杜氏將陰陽吉凶各作一項
說而以洪範之咎徵及傳所云亂則妖災生皆歸
之神道設教而非實辭恐涉於王介甫天變不足
畏之說孔疏兩載其義而不敢斷蓋亦知杜氏此

說有病也

子玉不肯以瓊弁玉纓祀河子產不肯以瓘斝禴
火事相類而不同者子產是恐以鬼神而廢人事
子玉是不知借鬼神以安人心孔疏說得甚明

左傳襄王出居于汜杜註云是南汜在襄城縣南秦軍

汜南杜云是東汜在滎陽中牟縣南皆屬鄭地皆音凡然

今鄭州汜水縣土人又讀作已不知何故查正韻

汜音凡在覃韻汜音已在紙韻二字不同 據襄

廿六年疏在中牟襄城者是地名在成臯者是水

名 成四年晉伐鄭取汜祭孔疏云杜註中牟縣

有東汜襄城縣有西汜知此汜祭非彼二汜而以

成臯縣東有汜水者以晉人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即今汜水也字書水旁已為汜水旁汜為汜相亂也查韻會舉要成臯之汜水音似從已襄城之汜水音凡從已漢高即位之汜亦從已而音泛曹咎自到之汜水則即成臯之汜水也又衛懿公與狄戰熒澤杜註云在河北而一統志即指為鄭州之滎澤縣則在河南矣

僖三十年魯饗周公閱有白黑形鹽註云白熬稻黑熬黍疏云穀之白黑惟稻黍為然予猶憶李子正云北方之細米即稷高粱即黍也又有一種叫黃米者似細米而稍大以孔疏之言証之誠然但

以律管累黍之義考之則高粱恐未必是圓當再考

甯武子不肯祀相而子產勸晉祀鯀孔氏疏亦未甚明

三魚堂臚言卷第二

甯嬴論剛克柔克俱在修己上說與書解不同而自不相背

晉大夫莫賢於士會父子而范氏不能如韓魏之盛考杜註士會係士蔦之孫宜其後之不昌矣然猶有數世之久則士會父子挽回造化之力也是猶宣德弘治之繼永樂與

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孔疏云必于月朔為此告朔聽朔之禮者人君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而又恐移聽于左右故因月朔會羣吏而聽大政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玩此一段可以識政

閱左傳文公四不視朔夫不視止於四則視朔之時多矣不知告朔之禮自何年始永廢並不見經傳而論語註云魯文始不視朔蓋其端自此開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疏云比之隱者謂之興興之顯者謂之比說比興甚好

孔疏疑鄭瞞之種類太奇又疑其處者為劉氏一句似漢儒之附會疑得亦是

成二年孔疏大路二字革木是卿大夫車之尊者鄭子蟜叔孫穆子受之于王皆稱大是也金路是諸侯車之尊者亦稱大定四年大路大旂是也車路天子車之尊者亦稱大顧命大路在賓階面是

也又成六年辨內朝外朝凡人君內朝二外朝一
內朝二者路門內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
朝也若諸侯三門臯應路外朝則在應門外魯之
三門庫雉路則外朝在雉門外如此之類不者註
疏如何得明

夫子論治必先富之然韓獻子曰國饒則民驕佚
敬姜曰沃土之民不材蓋聖人原重本富不重末
富

樂武子善鈞從衆一言與子犯師直為壯之說同
稱妙絕逢滑論禍福楚子囊言君命以共亦是這
箇派頭

孔疏許今潁川許昌是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改
曰許昌靈公遷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
名白羽許男斯遷容城按一統志許昌即開封府
許州葉即南陽府裕州葉縣城父在汝州白羽即
鄧州內鄉縣皆是楚地蓋許自葉而夷而析雖名
為國其實是楚之縣矣戰國之滕若欲遷時亦是
如此想太王之遷亦必奉命於殷亦是此局面
成七年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
焉疏云惟言留一偏不見原將車數不知去時幾
乘車去也邱明為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澁或誤玩
此可見文無起伏照應便屬蹇澁

讀季文子對韓穿之言至信以行義一句因思當時最重在信然所謂信只是克踐其言世儘有言之克踐而心實虛浮者所以聖人言信必緊連忠字此是王伯之辨然聖門所以必言忠信者又不足只怕人信而不忠蓋亦怕人忠而不信世有一等人心實無私而力量未足外反為遺漏此又是學問疎密之辨學者所當致力雖忠而不信也叫不得忠然分看却是二件

孔疏襄九年辨分野云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星紀在于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

遙屬戌亥之次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蓋古之聖人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按孔氏不作斷語最是愚意此必由歷代星官占驗而得之如某宿有變其驗恒在某國遂定以為此國之分星蓋非一人一代所能定也其理亦本不可解所謂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乎方隅庶幾得之若唐一行山河兩戒之說恐亦近穿鑿襄九年左傳遇艮之八一句孔疏云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周易以變為占占九六之爻連山歸藏以不變為占占七八之爻此固是矣然傳只云遇艮之八而不云艮之第二爻是八亦未免

蹇澁

查地圖山西河津縣是祖乙居耿之耿與解州鹽池相近左傳所謂沃饒而近鹽也觀此則殷之河患乃在山西

孔疏襄十一年作三軍云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強弱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鞏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惟三卿帥之此說甚明然復依鄭氏泥詩公徒三萬一言謂僖公時已有三軍自文公以來懼伯主之令軍多則貢賦多自戒為二軍然其作其舍不見於經者非是故有內舍故不書生出許多葛藤 孟氏使半為臣

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此處文法亦甚蹇澁大意是言叔孫只取子弟不取父兄比季氏只得一半孟氏只取子弟之半比叔孫又只得一半若無昭五年傳則此處幾不可解 又秦后子十里舍車終事八反亦蹇澁

十二年䟽因什吏二字知晉十人置吏異于周禮五人為伍之制亦最細

師曠論衛出君與孟子腹心手足之意一般春秋于此亦只書曰衛侯出奔齊然有以警其君而無以警其臣畢竟可疑 楚公子比鄭公子歸生齊陳乞本無其心必書曰弑正可與此同參

襄廿一年疏云杜解地邑自為其例言在者指知其處言有者以示不審此例最好

孔疏襄廿二年御叔以臧武仲為聖人云此聖字與周禮知仁聖義中和尚書惟狂克念作聖睿作聖詩人之齊聖皇父孔聖諸聖字一例看最是程鄭降階之言本屬善言然因其平素偃蹇知其決不因學問而思謙退故曰不在程鄭必是勢窘而然

襄廿五年楚蒍掩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賈逵以為此九事是賦稅差品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

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以下以次而重如周禮一易再易不易之意杜孔雖不用其說然疏內仍詳載之蓋左氏之旨雖未必然然亦可見土田當分等則從古而然

然明謂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子產喜其語而其告太叔則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吾于是歎子產之善用言也蓋愛民而惡不仁為政之道無出此矣而非思則愛惡或至於偏觀子產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及處子析子南之際豈漫然愛惡者哉其得力於思深矣

襄廿七年傳云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疏

云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禮以為後人
之法觀此則知禮記所述不必皆三代之制亦有
春秋卿大夫所行而仲尼採之者

宋之盟叔孫以違命貶雖有小是不錄杜預之說
最是而疏闡之亦最明

晏子云在外不得宰我一邑句解云君出亡在外
雖我一故邑尚不得主之况邶殿乎此說甚是疏
以宰訓益以外為在邶殿之外覺費解

孔疏解小雅大雅云小雅所陳皆小事也大雅所
陳皆大事也王道既衰變雅並作取小雅之音歌
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

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又
云正雅與二南同時故曰周德之衰杜註云衰小
也言是周末盛大之時蓋杜註以季子之歎是歎
正小雅服虔劉炫則以為歎變小雅杜似長
亥有二首六身孔疏云古之亥字體殊不然蓋春
秋時亥字有二六之體異於古制亦異於小篆
薦子馮之戒懼也而其子薦掩至于被戮且掩又
非不賢者甚矣權勢之不可戀也此叔孫昭子所
以致歎于高疆也范武子之戒變鄭公孫黑肱之
貴而能貧有位者不可不三復

三魚堂臚言卷第三

此卷文字極其簡淡，然其理極其深遠。其言皆從日用處見之，而指歸於身心之學。其言雖平，而其意則極其高。其言雖簡，而其理則極其密。其言雖淡，而其味則極其醇。其言雖直，而其意則極其婉。其言雖近，而其理則極其遠。其言雖淺，而其意則極其深。其言雖小，而其理則極其大。其言雖易，而其理則極其難。其言雖顯，而其理則極其微。其言雖明，而其理則極其幽。其言雖顯，而其理則極其隱。其言雖顯，而其理則極其微。其言雖顯，而其理則極其幽。其言雖顯，而其理則極其隱。

三魚堂臚言卷第四

金山陳 濟簡庭編校

左傳昭元年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疏解之曰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太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固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朝則聽政久則疲疲則易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倦則易之以修令修令久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滯滯則易之以聽政以後事改前心則亦所以散其氣也此一

段可與寬猛相濟之理同看而太史公自序所言
蘇子瞻御試策所論皆偏矣 又露其體下即接
以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疏云神隨形而盛衰既
露其體則神識亦弱

申豐論雹孔疏引鄭康成云國之失政君子知其
大者其次知其小者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
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蓄不泄結凝而為
伏陰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為雹詳載申豐之
言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其實雹不是盡由冰亦
政失所致也吾於此知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執
其一隅之見而未知道之大端然道未始不在此

也又于此知古人之變理陰陽周密無遺

觀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知季氏之巧於卸罪
欲名實兼收

女叔齊之論儀與北宮文子之論儀淺深不同而
各極其妙

叔向論鑄刑書孔疏有二意其前則曰伊訓云先
王肇修人紀制官刑穆王作呂刑周禮司刑掌五
刑之法皆是豫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
者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
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聽其時事議其輕重
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

今不測其淺深常畏威而懼罪也其後則曰子產
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
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愷作法
蕭何造律頒于天下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
日而無律也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奕世相承
知國為吾土衆實吾民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臨事
議罪秦漢以來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若
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意不得不作法
以齊之此又是一意前說勝愚常云律可定而例
不可定前說正是愚意

白狄有二有在晉之東者昭十二年註所謂鮮虞

白狄別種是也有在晉之西者成十三年所謂白
狄及君同州是也

孔疏解三墳五典不偏主一說及解禪竈所論陳
災蔡女則皆云非吾徒所能測絕不穿鑿最是得
體

相疑相忌之際為禍最速觀於藥高陳鮑之事可
不懼哉

子產處駟乞之事此與邲之戰孫叔敖初則南轅
終則曰寧我薄人同一無我

昭二十一年魯待范鞅十一牢據疏因十四年魯
人失禮為鮑國七牢遂致范鞅之怒其後哀七年

吳遂徵百牢一失禮遂無有底止益歎子產之善事大國

孫叔穆子不肯行賂于樂王鮒昭子不肯行賂于范獻子同一正氣

晏子論和同疏云說和羹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也疏亦不言豉為何物疑即今之醬據疏謂急就篇乃有鹽豉秦漢以來始為之

昭二十一年梓慎曰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註云二分日夜等二至長短極然不言日夜等長短極何以便宜日食孔疏亦不甚明

孔疏子太叔論禮條下云既言天之經不可復言地之經故變文稱義既言則天之明不可復言則地之性故變文言因因之與則互相通也正是變文使相避耳此可想古人換字之法又太叔云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疏云性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此意亦最精

后夔有子伯封此與堯舜之朱均同

昭二十九年孔疏論重黎烈山只援引經傳絕不武斷最得不知為不知之意

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奔鄖又奔隨疏云鄖都在江北睢東王走西涉睢又南濟江乃入

于雲中知此雲在江南昭三年王與鄭伯佃于江南之夢謂此也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矣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又云隨義陽隨縣其國在楚之東也鄭江夏雲杜縣則是楚之西南吳師猶尚在楚更東奔隨國者蓋謂楚與隨有恩謂可保守故也今按一統志德安府治唐為安州春秋時為鄖子國鬬辛為鄖公即此則此鄖在楚都東北矣又鄖陽府鄖縣古麋國則又在楚都西北矣又荊州府有鄖城在府城南二百里楚昭王時所築此則在楚都西南矣又似與江夏無干又沔陽州景陵縣則古之江夏雲

杜然又在楚都東南而非西南未知孰是孫北海據沈存中說謂楚子入雲是江北之雲恐難信但沈氏定以江北之監利景陵江南之公安石首為雲夢此則近之大抵此澤在江南者迤而西在洞庭之右在江北者迤而東與洞庭遙對矣 胡三省通鑑註據漢陽志云雲在江北夢在江南見威烈王三十三年鑑斷
定九年晉軍在中牟孔疏疑此與論語之中牟當在河北而非河南之中牟最是定四年辨豫章在江北而非江南之豫章亦是
哀元年傳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杜註云方十里為

成五百人為旅孔疏謂方十里應有九百夫而止
五百人者以井衍沃牧隰臯之法推之二牧而當
一井蓋其一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
易二而當一則為五百夫矣最精細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之說最害義註
疏從穀梁而排公羊最是

觀董安于不能免于晉萇弘不能免于周春秋之
末至於如此可歎哉

陳乞偽事高國一段歎世途有如此嶮巇轅濤塗
之譖申侯又不足言矣可畏哉

古書之參錯也如一黃池之會國語則吳先晉左

傳則晉先吳一敬王元王史記周本紀十二諸侯
年表則以為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
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之二十七年世本則
以為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此但可
傳疑難武斷也

孔疏言仲尼感麟而作春秋所以感者以聖人之
生非其時道無所施與麟相類故為感也杜以獲
麟之義惟此而已深譏公羊反袂拭面稱吾道窮
之說若謂麟應孔子而至則邱明子思孟軻荀卿
皆尊崇孔德何以不言此說最大雅

哀廿七年傳云君子之謀也始中終皆舉之而後

三魚堂臚言卷四
入焉註云所謂君子三思此不是始中終皆舉只
是一思
孔疏衛在汲郡朝歌文公遷楚邱成公遷帝邱則
在東郡濮陽則朝歌已為狄有後又入于晉然疏
未明言

三魚堂臚言卷第四

三魚堂臚言卷第五

金山陳 濟簡庭編按

看張爾公大全辨見其於朱子分析處必強辨其
合如大學三綱領至善在明新外朱子或問云慮
其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其說
精矣而必辨之曰有不盡不可謂之克有不純便
不可謂之復粗克粗復之說似是而非八條目正
修在誠意外朱子小註云在官街上差了路其說
精矣而必辨之曰信如朱子所云則是誠意尚有
缺陷幸有正修兩段可以補其不足果爾則子思
孟子之言誠身而不及正修其差錯寧有已乎正

修兩傳雖屬身心工夫仍在誠意噫是未知朱子所謂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也

閱黃太冲文知山陰之學其病只在不知朱子所謂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二語故朱子分八條目而山陰則以誠意為了義曰致知致此也格物格此也朱子以主敬置八條目之外而山陰則以誠意當主敬太冲與姜定菴書云致知之外乃澄然未發之體因覈鯨而不忍因乍見而惻隱此知之已發者吾之所致者在澄然之體由澄然而發見發見者無所容吾致也噫如此說則朱子當因

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如何解乎

先儒謂格物之外無致知工夫此言有味蓋舍格物而言致知工夫則惟有良知耳良知不可恃也惟有主靜耳主靜亦不可恃也

講致知格物見朱子言用力之方云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愚意此四句中皆有學問思辨在宋崑友以所作致知格物文示余曰學術異同俱自此句始故欲借此以正世之謬其文大抵謂格物工夫緊接小學小學之後知識漸開亦漸淆故格物者所以擴充其聰明範圍其知識者也豈無

生知良知而生知不恆有良知不可恃也做格物工夫似偏似渙而不厭其偏不厭其渙循其緩急輕重審其難易淺深由其當然以及其所以然由勉而幾于安此所以為小學之終而大學之始也致知在格物猶曰致知者必教之格物云耳全在教者主張其論甚正

魚裳兄弟來予舉盤銘及切磋琢磨之義商之旂公謂苟日新三句內句句皆有切磋琢磨工夫予首肯之

講如保赤子節因思天下事皆不可不學而能此只指一點誠心說耳即保赤子中亦有許多事須

學而能此緣在致知格物後故只重一點誠心說講論語序說辨孔子始生之日查春秋大全公羊言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則書庚子于十月之後以此年十月庚辰朔考之則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穀梁是而公羊非周十月今八月是孔子生日為八月二十一日無疑也然以史記考之則孔子之生乃在襄公二十二年杜預亦主之朱子論語序說用史記生年而序公羊月日於下於是說者自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推之除朔虛六日則以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為孔子生日實今之八月二

三才圖會卷五
十七日也二說未詳孰是通考吳氏程取索隱之說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為屬明年故誤而朱子因之當再考大抵以為二十一日生則當是己酉歲生七十四歲以為二十七日生則當是庚戌歲生七十三歲

宋崑友論人不知而不愠云入非必君相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亦人也如舜之處頑嚚而克諧以孝即所謂人不知而不愠也

無友不如己者須先看道之同不同若道先不同了又不必論如不如又須看心術之同不同若心術不同矣亦不必論如不如此不如己者與損者

三友及道不同二章有別

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此特自其一邊言之耳有必聞者亦有必不聞者如橫政暴斂之事豈肯使夫子知之

不失其親一句工夫最難一有所失費許多深思遠慮只救得一半

評奚士柱由誨女一節文見得註中所謂自欺不是掩飾只是氣粗不能自知

看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二句文覺得此章即是一貫道理

魏庸齋疑好仁惡不仁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見過

內自訟好德如好色顏曾漆雕開仲弓子路南容
儘足以當之何云未見張簣山答之有二意一則
云夫子所歎未見或偶以此勉人或有所感而云
非竟以為空谷足音一則云夫子生平無一日非
望道未見之心則是數者尚不能以信諸已安能
以信諸人此又是就其極而言當合看未又言此
仍非必不可幾之事誠能從內自訟做起由勉歸
熟安知不將旦暮遇之尤妙
與學生論子出一題宜主教不躐等說時文多亂
拈

忠只是一心恕則千變萬化做得未熟忠自忠恕
自恕做得熟了忠自能恕忠信亦然忠是一心之
誠信是隨事之誠忠到熟時自無不信未到熟時
固有忠而不信者
喻義喻利皆有一貫氣象君子之心融洽于義發
出來無非是義小人之心融洽于利發出來無非
是利
吾斯之未能信一語意味深長蓋大綱之信猶易
節目之信最難知處信猶易行處信最難順處信
猶易逆處信最難

漆雕開已見大意而能謙退精進所以子說如陳
清瀾學部通辨亦可謂已見大意但少此一段氣

象

心有已發未發之分其發也又有存心處事之分當理而無私心乃是合存心處事言之

不貳過之境界其難處有二一則因循怠忽牽制過將復生一則雖有心改過而見識未到如因噎廢食矯枉過正亦是貳過

張篁山集內有與魏庸齋論尋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問效如舍舟渡水舍梯登屋終日尋不能得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握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篁山云樂者即吾之本體成之性得天非從外面攬

和非從後來添設獨恐為境遷為物撓為慾蔽遂舉不來樂體被無端怨尤填胸滿膺非用一番工夫一忖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來真樂又云識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二先生說尋字最好皆本集註朱子之意庸齋又云從何尋曰下學上達克己復禮篁山又自述其山房舊有扁命云尋孔顏樂處聯云問孔子何以樂曰發憤忘食問顏子何以樂曰既竭吾才又云言孔顏樂處即知思孟樂處皆足補集註所未及博施濟衆修己以敬二章一是順說一是逆說合看可見體用之妙

亡而為有三句無忌憚之小人如此鄉愿亦如此
此二種人皆與有恒相反一則務以驚人一則務
以悅人

看讀書錄見文清云知崇如博文禮卑如約禮又
云道問學是知崇尊德性是禮卑覺中庸論語得
此豁然

閱席人衣敝緼袍章文見包孝肅海忠介猶不免
以是道為臧

聖人屏氣似不息不是升堂時始屏是無刻不調
其氣故雖升堂時自下而上氣易動而不動
與席生講克己二字云己能入於視聽言動亦能

入於喜怒哀樂子臣弟友禮樂刑政能急能緩能
顯能隱有剛有柔有克伐怨欲意必固我或生於
氣質或生於習俗千態萬狀而總名之曰危
曾點之春風沂水即子思之鳶飛魚躍蓋以道極
於至大而無外而僅於兵農禮樂求之則狹矣道
入於至小而無間而僅于兵農禮樂求之則粗矣
隨時隨處隨人皆有當然之理有一毫缺欠便非
所以報知己今日有一毫欠缺他日便難保其無
欠缺此即伊尹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耕莘樂道意
思故謂其有堯舜氣象但點只此見得未能行得
漆雕開所未信者亦是指此境界

箕山語錄云曾點之樂是日月至焉之樂顏子之樂是三月不違之樂但有生熟之分皆是實見與虛見不同看得最好

子路雖稱忠信明決片言可以折獄然獄亦有子路所不能決者或人雖服而理未合或事可疑而情難得非忠信明決之無用蓋子路之忠信明決與聖人之忠信明決猶有間也亦有聖人之所不知不心者

夫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見聖人論治必綜核之治真有天壤之別綜核之徒論選舉未有不急防人之欺蔽者聖人則所重在舉爾所

知蓋在我一段至誠之念正大之氣未有不能動人者何患賢才之不可盡知耶若沾沾以綜核為事則是名家之所為一法立而一弊生其為紛擾不亦甚乎此當與視觀察者同看

刁蒙吉講舟子退朝章云註謂正名分者正政之名則為君之分正事之名則為臣之分也講名分二字最明

春秋之末漸成一利口世界莊子一書以利口談理戰國策一書以利口議事夫子所以思木訥之近仁然則思剛毅者何曰此則以鄉愿多也朋友切切偲偲分數要看是何等樣朋友當何等

樣切偲其性情有剛柔之不同其病痛有深淺之不同其與我交又有久暫之不同雖皆當切偲然其中分數須當酌量
看念臺學言見其論升沉得失之際不能徹底澄清一日乘間又竊發因思克伐怨欲不行不但是不行到外面叫不得仁就使連念頭都禁住了而其根尚潛伏如程子之見獵畢竟有時而發亦叫未得仁陽明病瘥之喻正是此意中庸所謂無所偏倚是無纖毫病根潛伏也既又思之朱子言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若與此不同何故曰朱子所言是

未也及時有偏倚之說
氏而朱子深辯其非今之
不考也

就無病之人說無病之人只怕得發時走作若有病根潛伏則當其未發便叫不得無偏倚
先覺二字有覺之而有以制之者有覺之而不必有以制之者亦有竟不覺而無礙其為先覺者
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自世俗觀之不由于天便由于人故天無處不可怨人無處不可尤自君子觀之只是我認理不精處置得不停當無天之可怨無人之可尤
不怨不尤之義真妙天之可怨處亦多矣人之可尤處亦多矣大抵天人多圍於氣質中我以義理律之則見其可怨尤我亦以氣質衡之則益見其

可怨尤惟靜以聽之而止盡我所當為久之天與人亦當見諒即未見諒而我之浩然者質之義理而無愧怍此聖人所謂知我其天也
或言子貢聞一貫之語倘有人問之曰何謂也當如何應之余曰應之曰夫子之道居敬窮理而已或疑敬字不屬知余云敬統知行
世衰道微君子獨卓然秉正羣起而咻之者不知凡幾也我既不能過化存神又未能磨不磷涅不淄而與之相為謀危矣非為所誘而不知則日角勝而不已故夫子告之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此為大賢以下言之也不相謀有二法一如孟子之待

楊墨一如孟子之待鄉愿非徒棄之而已也故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閱子張問仁節會墨因思聖門所謂仁者豈非所謂一乎仁則一矣

勇而無禮是輕浮一流果敢而窒是執拗一流勇與剛之分亦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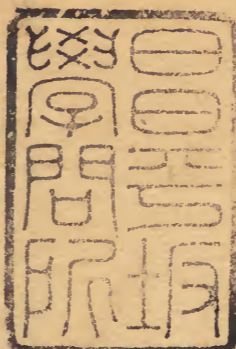
逸民章多就其清一邊言不比孟子分清和

閱山東首題墨見其以平實淡漠虛靜等字講夫子之牆最妙乃知牆如中庸之言綱宗廟百官猶中庸之言錦網在外人便不知其錦大全中未有此說然却不可易講牆字要求着落猶由之瑟章

堂室字須有着落也大全中不曾說到此愚前看
大全時亦不曾見及此

三魚堂臚言卷第五

...



文化甲戌

